

罗伯特·范诺伊，旧约历史，第 18 讲

考古学与圣经历史的关系

四. 考古学与圣经历史的关系

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部分，罗马数字 IV，“考古学与圣经历史的关系”。我在我们对创世记第 11 章的讨论和对创世记第 12 章及其后的讨论之间插入了这一部分，因为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创世记第 12 章时，你就处于考古学与圣经材料有关系的时期。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前，你确实处于那个时期，没有与圣经数据相关的额外圣经历史数据。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好反思一下考古学及其一些方法、好处和用途。

A. 圣经考古学及其历史和方法的概述

B. 考古学在评估圣经历史陈述中的作用

您正在阅读艾伦·麦克雷博士的书，事实上，罗马数字 IV 大写 A 是“圣经考古学及其历史和方法的综合调查”。我不会在课堂讲座中这样做。我将把它留给您阅读麦克雷小册子，以至少对考古研究的历史和方法进行简短的总结。我真正想要讨论的是 B，“考古学在评估圣经历史陈述中的作用”，因为我认为处理方法论很重要。我们如何对待考古？它对我们的圣经研究有何作用？我将从 B “考古学在评估圣经历史陈述中的作用”开始。当然，考古学在增进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认为对此没有任何问题。由于考古研究的成果，我

们今天对圣经时代的了解比一百年前要多得多，但我认为正确看待考古研究在圣经研究中的作用很重要。我的意思是，考古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认为有时考古学过于重要。这很重要，我不想淡化这一点，但有时考古学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而且这是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进行的。

你会发现，那些对《圣经》的历史可信度没有看法的批判学者常常会利用考古学来表明《圣经》文本中未经考古发现证实的陈述是可疑的，在某些情况下据说：考古发现证明《圣经》并不准确，其中记载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是批评方法的一方面，他们要么认为某个陈述是可疑的，要么说由于考古研究的发现而存在历史不准确之处。

另一方面，保守派学者利用考古研究来证明圣经的准确性。有许多手册表明考古学已经证明圣经是真实的。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考古证据已经证实和证实了圣经的陈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保守派学者声称考古学向我们表明圣经是真实的，但后来发现对考古数据的这种特殊解释已被修改、改变或颠倒。当时它的用途不再真正有效，因为数据的解释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者后来，有了更多的证据，数据已被重新解释或修订。

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将考古研究提升到“科学结果”以无根据的方式统治圣经的地位，特别是在圣经的解释方面。考古发现并不总是对历史解释问题提供最终结论，我认为这存在着误解。人们常常会问：“这真的发生过吗？”然后提议：“我们去找考古学家吧，让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答案。”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在所有情况下，但在许多情况下，考古学家并没有在自己的结论中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对于某些发现的解释，一位考古学家会说这就是它的意思，而另一位考古学家会说别的。在许多情况下，考古学家本身对数据的解释并不一致。所以考古学并没有以某种统一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它比那更复杂。既然如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考古学如何帮助圣经研究和解释。它确实有用，但我们需要了解它如何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不要对它抱有太多期望，另一方面也不要最小化它的重要性。你可以用它来两个方向。你需要的是对考古数据如何在圣经解释中发挥作用有一种批判性的平衡理解。我们需要谨慎地从考古发现中得出与圣经相关的结论。

鉴于此，我想提醒您注意大纲表上发布的 1 和 2 两件事。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则对帮助我们获得正确的观点大有帮助。我认为这些非常重要。一是考古证据本质上必然非常零散。就其本质而言，它永远不会完整。这是非常零碎的。其次，在许多情况下对考古证据的解释只是尝试性的。

1. 考古证据是必要的，但本质上非常零碎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两件事。首先，“考古证据本质上是非常零碎的”。仅仅因为学科本身的性质，我们就可以确定，就考古证据而言，我们只能获得我们可能希望在任何给定问题上掌握的证据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该原则很重要。有些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圣经的陈述没有得到考古数据的证实，

那么它就是可疑的。现在，如果本质本质上是碎片化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这样的确认。因此，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或证明某件事是无效的，所以认为某件事是可疑的。

现在，在您的参考书目第 12 页中，前三个条目是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历史学教授 Edwin Yamauchi 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他是一位福音派历史学家，对古代近东的考古学非常感兴趣。在他的文章《石头、文字和学者》以及下一本书《石头和圣经》的第四章中。在《古典和圣经传统中的考古学确认可疑元素》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推理，我想在我们自己的讨论中使用它，这基本上就是考古证据的碎片性质。他指出以下事情，只有一小部分被制作或被写过的东西幸存下来。现在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古代世界许多情况下用来书写的纸莎草等易腐烂的材料已经分解并消失了。它不耐用。所以很多时候的铭文都没有留存下来。可以合理地预期，以色列和犹大的国王也会像摩押国王那样竖立石碑，上面刻有铭文。我们有摩押石。但摩押王米沙却在其上发现了一段石刻。我们在巴黎卢浮宫有这块石头的复制品。因此，可以合理地预期以色列国王也曾刻有类似的铭文，但目前尚未发现。如果他们确实制造了它们，那么它们还没有被发现，或者它们可能已经被摧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迄今为止发现的以色列石碑中只有一块含有一个单词的碎片，只是一小块含有一个单词的碎片。

另一个例子是，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有数百座犹太教堂，但只有一座公元 70 年之前的犹太教堂被发现，即迦百农的一座，其余的，我们确信有很多，尚未

被发现。现在有很多此类事物的插图，但只有一小部分制作的或已写的内容幸存下来。

之所以找不到像犹太教堂这样的建筑遗迹，部分原因是古代世界人们的普遍做法是从旧建筑中取出材料并用它来建造新建筑，这样建筑的来源就消失了。材料来自以前的建筑物，它们只是被拾起并移走并放在其他地方，并且没有原始建筑物的痕迹。然后，所有自然力量的侵蚀、腐烂以及所有类似的事情也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作品和文字得以保存下来。

2. 已调查和确定的地点比例

其次，迦南或圣地的可用遗址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经被调查过，这意味着它们已被确定为考古遗址。1944年，巴勒斯坦公报总共列出了约旦以西地区约3000个遗址，以及约旦河外地区的数百个遗址，因此1944年约有3000个已确定的考古遗址。1963年，已知地点的总数增加到大约5000个，主要是由于Nelson Glueck的调查，我想你在1963年、1966年和1967年的McRae中读到过关于他的信息，在内盖夫（位于南部）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大约200个新网站。然后在1967/68年，占领戈兰高地后对该地区进行了调查，并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其他地点。该调查的负责人Moshi Kakabi表示：“我们对Judea的调查调查了约1200个地点，其中约20%至30%是以前未记录的新地点。我估计记录下来的可能地点的数量不超过三分之一，彻底的调查需要多年的时间，包括战前以

色列尚未调查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巴勒斯坦的遗址数量巨大，其中肯定有 3000 多个已确定的考古遗址。

3. 仅发掘了一小部分勘察地点

3. 调查地点仅进行了一小部分挖掘。1963 年，保罗·拉普 (Paul Lapp) 估计，在巴勒斯坦的 5000 个遗址中，约有 150 个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你看，从那里开始了解数字，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到，有大量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而且确实存在，但与潜力相比，这只是一小部分。您会看到，5000 个遗址中，有 150 个遗址已被挖掘。在这 150 处发掘中，只有 26 处是大型发掘，他们确实完成了彻底的工作，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不是 100%。也就是说，仅进行了 26 次重大发掘。拉普现在表示，可以肯定的是，记录在案的许多遗址都不值得进行大规模挖掘，但如果只有四分之一的遗址有希望进行大规模挖掘，那么到目前为止，只有百分之二的潜在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挖掘。因此，您会看到只有一小部分制作或编写的内容幸存下来，一小部分可用的站点已被调查，然后只有一小部分已调查的站点被挖掘过。

4. 任何发掘地点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已经过检查

现在，除了少数例外，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挖掘地点得到了检查。当然也有例外。你有一些小型的、短暂的遗址，比如库姆兰社区，它位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有人居住。该遗址已被完全挖掘出来，您可以看

到死海以西的马萨达遗址，公元 73 年左右，犹太人在此抵抗罗马人。它存在的时间很短，而且很小，而且几乎已经被完全挖掘出来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您挖掘一个遗址时，您并没有完全挖掘整个遗址。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发掘地点得到了检查。

现在，除了短暂存在的小遗址之外，还有一些例外，例如米吉多 (Megiddo)，它于 1925 年至 1934 年间由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发掘。这次发掘是一次重大发掘，其想法是占领米吉多遗址（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遗址），并逐层完全深入整个土丘或所谓的“电话”。他们成功地拆除了土丘的顶部四层，但最终被放弃，因为做这样的事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从那以后还没有尝试过如此规模的事情。但这意味着任何挖掘几乎都必然会错过重要的发现，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他们认为这里可能有通往城市的大门或那里有一座重要建筑物的区域，然后他们会在那个地方进行挖掘。他们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而且他们肯定会错过一些事情。

山内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即使在像米吉多这样耗资巨大的发掘中，牧羊人在米吉多发掘的废弃碎片中发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楔形文字，这也是令人尴尬的。你知道这相当令人惊奇，因为挖掘技术是经过如此仔细的完成的。关键是，如果你得到一块上面有楔形文字标记的泥板，它埋在泥土中，那么很难区分该泥板是一块泥土还是一块石头。那里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正在把东西挖出来，但它被遗漏了并堆放在一堆，然后雨水来了，冲走了一些泥土和污垢，然后你就

可以看到它是什么了。但无论如何，即使是在精心挖掘的遗址中，也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被遗漏了，并在废墟中被发现。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

夏琐

约翰·加斯坦（John Garstang）在巴勒斯坦多处地方进行了发掘，他从 1928 年夏琐的工作中得出结论，该遗址并不是公元前 13 世纪和 14 世纪的重要城市，因为他没有发现任何迈锡尼 I 陶器，这是陶器的一种类型。如果它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纪期间有人居住，那里应该有迈锡尼陶器。约书亚记说，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北上并在夏琐作战时，他们摧毁了这座城。那是北方的主要城市。它在约书亚时代被占领。加斯唐没有发现任何迈锡尼陶器，所以他说当时那不是个重要的城市。他们经常使用陶器来测定水平面和文物的年代。

最近，该遗址被重新挖掘或进一步挖掘，以色列考古学家亚丁发现地板上散落着迈锡尼陶器。所以你看，第一次下结论时，因为他没有找到某些东西，所以就无效了，因为后来发现，他没有找到的东西仍然存在。亚丁后来发现了大量迈锡尼陶器。就迦南遗址而言，夏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址。有上城和下城之分。上城约30亩，下城约175亩。你说的是一个大约200英亩的遗址，就今天的城市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如果你想挖掘这样的东西，那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亚丁与 30 多名考古学家一起工作，他拥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和一百多名工人。他在四个赛季中成功清理了 1/400 的场地。这是从 1955 年到 1958 年每个

季节的 1/16 百，他建议需要 800 年的时间大约四到五个月的工作，清理整个场地的的工作通常在夏天完成。显然这不会被完成，或者说它永远不可能被完成。只需将此类问题投射到更大的站点上即可。如果你去巴比伦占地 2500 英亩而不是 200 英亩，尼尼微则占地 1850 英亩。因此，根据亚丁对夏琐的估计，完整挖掘巴比伦大约需要 8000 年。

5. 仅公布了一小部分材料，特别是发掘产生的铭文

五、“只公布了一小部分材料，特别是发掘的铭文”。由于接受过破译和翻译这些语言并出版这些语言的培训的人员稀缺，这些文本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以楔形文字书写。文本的发现和出版之间存在很大的时间间隔。大英博物馆在 1880 年代获得的一份巴比伦国王名单于 1954 年出版，所以从 1880 年到 1954 年，从文物实际被挖掘到出版之间大约有 75 年的时间间隔。利皮特·伊什塔尔法典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于 18 世纪末出土，一直搁置在费城大学博物馆的书架上，直到 1947 年弗朗西斯·R·斯蒂尔 (Francis R. Steel) 认识到这块石板的重要性并出版了这部法典。弗朗西斯·R·斯蒂尔恰好是一位福音派学者。他在 1950 年代曾是大学博物馆的馆长或助理馆长，后来离开了，我认为他是北非代表团的主任，我想最近退休了。但他出版了利皮特·伊什塔尔密码的译本，但在他翻译之前，它已经在博物馆里放了 60 或 70 年了。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阿卡德语现任馆长表示，除了少数例外，西方博物馆仍然没有跟上古董的流动。他们的地下室和储藏室充满了亚述学领域未被发现的宝藏，当然我们几乎完全依赖现有的楔形文字板收藏，而不是新的发掘。我们在博物馆里的数十万件平板电脑中吸收了如此小的一部分，以至于在大学博物馆的平板电脑收藏中，新发现几乎是例行公事，每个抽屉里都有一个惊喜，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打开哪个抽屉。材料积压得很厉害。由于缺乏资金和使用该材料的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即使已挖掘出大量材料，但尚未对其进行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苏美尔学教授塞缪尔·克莱默估计，大约百分之十的人。已出土的楔形文字有50万份已出版。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猜测，大约百分之十的已挖掘材料曾经被出版过。在巴比伦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马里，人们发现了 25,000 份文献，但仅出版了 2,800 份。1930 年至 1936 年间在埃什努纳发现的泥板中，大多数尚未出版。埃什努纳的法律已经出版，但大部分文本尚未出版。伦纳德·伍利 (Leonard Woolley) 于 1930 年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迦勒底人的乌尔 (Ur) 进行了发掘。该出版物尚未完成，仍在进行中。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只有一小部分材料，特别是挖掘产生的铭文已经出版。

山内的证据圈

山内这样描述了这种情况。在他所谓的证据圈中发表讲话。他将其分为三个证据圈。你有圣经文本，或者如果你不谈论圣经文本，你就会有文学材料，

你可能正在谈论其他古典文学文本。然后你就有了文学遗迹和物质遗迹。考古发现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物质遗骸，即建筑物、纪念碑、陶器、雕像等，以及文学遗骸，即各种材料上的文字、法律文件、信件、宫廷史册、诗歌以及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遗迹。一些可能的组合，您可以拥有大部分在圣经文本中找到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受到文学或物质遗骸的影响，并且您可以拥有没有来自其中之一的外部证实的物质遗骸或文学遗骸其他证据圈。然后您就可以在物质遗迹和圣经文本之间找到重叠。一些提及墙壁或城市之类的东西。你可以在物质遗迹和圣经文本中找到它。与文学遗存一样，你可以找到某种圣经之外的书面内容，证实了圣经文本中的某些内容，也许来自一位亚述国王，他说他从以色列国王那里得到了贡品，而圣经文本也说了同样的事情。你会发现文学、材料和圣经文本重叠的情况相对较少。现在，这些并不是用任何精确百分比的概念来绘制的，但我认为这个概念很重要，特别是重要的是，由于数据的性质，您不会期望与大多数材料重叠。您正在处理的证据。因此，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根据学科本身的性质，我们只能获得我们可能希望拥有的潜在可用证据的一小部分。

1. 米底人大流士—如果圣经的陈述没有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那么就假设它是可疑的，这不是一个有效的程序

现在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圣经的陈述没有在考古发现中找到佐证，那么假设它是可疑的，当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程序。我们不应该期望所有事情都能得到证

实，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期望得到证实。此类事情经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子是，在《但以理书》中，你提到了米底人大流士。对于米底人大流士，没有任何额外的圣经证实。许多批评学者的结论是，无论是谁写了但以理书，他都不知道他的历史，而且它是不准确的，而且米底人大流士根本不存在。现在到底谁是米底人大流士 收到了一些建议，有人认为这是居鲁士的另一个名字，有人认为这是居鲁士任命的总督。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建议，但你看，所涉及的原则是，仅仅因为我们没有额外的圣经证据来证明米底人大流士的存在，并没有理由得出米底人大流士不存在的结论。山内指出，如果我们必须依靠铭文证据来证明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真实性，我们就必须等到 1961 年在凯撒利亚发现第一份关于他的铭文文献。因此，如果没有证实圣经的说法是可疑的，我们就不能妄下结论。第一个关于希律大帝的碑文证明是在 1963-65 年发现的。任何关于“必要性的考古证据本质上都是非常零散的”的问题。你看到了这其中的含义。

2. 考古证据的解释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尝试性的

其次，“在许多情况下，对考古证据的解释只是暂时的。”现在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通常情况下，考古证据的解释会根据额外的证据进行修订或重新解释。这意味着在解释考古证据时必须非常小心。在这个领域，谨慎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这在该领域中是适用的，无论是某些批评家声称的考古证据显示《圣经》不准确或历史上不可靠的内容，还是保守派学者使用的

那些内容说证明了圣经的准确性。我认为这里要记住的是，不同类型的考古证据必须以不同程度的确定性来解读。根据证据的类型，有不同类型的证据和对证据的解释。它的范围可能从可疑、到可能、到很可能、到确定，整个范围，取决于证据的性质。现在有些事情已经清楚了。您可以获得一份书面声明，几乎不需要解释，因为它所说的内容非常清楚。但是您可能会发现一些建筑物或结构，但不确定它是什么。当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时，你不知道它的确切日期，你不知道它是谁建造的，你不知道它的确切目的是什么，你必须小心解释那种材料的。

列王纪上 9:15, 19 的示例 - 所罗门的马厩/仓库

现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列王记上 9:15 和 19 中读到了强迫劳动的记载。（1 Kings 9:15）所罗门王征兵建造耶和华的殿、王宫、露台、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米吉多、基色。第 19 节，你读到他建造了这些不同的地方，然后还有他所有的储粮城和战车马匹的城镇。无论他想要在耶路撒冷和黎巴嫩以及他统治的所有领土上建造什么。在第 10 章第 26 节，你读到“所罗门积攒战车马匹。他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匹一万二千匹，存放在战车城邑和耶路撒冷。国王在耶路撒冷制造的银子像石头一样普通，雪松像山麓的无花果树一样丰富，所罗门的马匹是从埃及和魁地进口的。皇家商人从Que购买了这些车辆，他们以600舍客勒的银子从埃及进口了战车，以150舍客勒的价格进口了一匹马。他们将它们出

口到赫梯和亚兰的所有国王。现在我们从这些文本中发现所罗门进行马匹和战车贸易。他似乎是该行业的中间人。他建立了自己的军事设施，配备了车马。

米吉多是他的重要建筑工地之一。你在列王记上 9:15 中读到过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米吉多也是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相当仔细地发掘的遗址之一。正如我几分钟前提到的，这些挖掘工作始于 1925 年，其想法是能够对整个土丘或电话进行挖掘。他们发现，第一层有波斯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时期的废墟。这是最上面的，大约是公元前六世纪。第二层有亚述统治的证据，大约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第三层和第四层是亚述统治北方王国之前的以色列时期。经过多年的挖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以色列时期的所罗门时代。在那一层，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建筑的遗迹，其独特之处就是一排排的石柱。你可能在圣经考古学手册中见过这样的图片，这些成排的石柱在柱子顶部附近有洞。发掘负责人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建筑物是马厩，柱子是拴马的柱子，同时也用作屋顶支撑。这些洞是可以把马拴在柱子上的洞，同时它们也可以作为屋顶的支撑。现在，它通常被称为米吉多的所罗门马厩，您几乎可以在所有考古手册中找到它。据说它证实了列王记上 9:19 中记载的所罗门战车城市、列王记上 10:26-29 中所罗门的战车和马匹贸易以及列王记上 9:15 中所罗门在米吉多的建筑工程。有趣的是，由于对相关证据的重新解释，整个论文现在都受到质疑。

1970年，詹姆斯·普里查德（James Pritchard）写了一篇文章“米吉多在20世纪早期近东考古学中的稳定重新评估”。他等人审查了证据，并在进一步研究

和更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放弃了之前的结论。更改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相关级别的日期变得非常技术性。普里查德等人认为，这个水平属于亚哈时代，而不是所罗门时代。所以你甚至没有谈论所罗门时代。你看，你正在进入证据解释的这个领域，这很困难。此外，普里查德根据其他地方发现的类似建筑物提出，这些建筑物不是马厩。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是仓库或营房。这些洞与挂钩柱无关。这与建筑物上部的结构支撑有关。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在解释考古数据时必须小心的一个例子。

普里查德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普里查德的第二篇文章“圣经和现代学术中的文化和历史”，第 313 至 324 页，该文章的第 315 页普里查德说，“历史判断很少从地下出现。它们通常是由考古学家根据观察到的证据推断出来的。像罐子、墙壁、地板等有形物体只有当挖掘者和他的同事能够控制、识别它们所在的环境并与其他环境相关联时，它们才具有历史意义。这个解释过程涉及观点、常识和逻辑。记住这些人类变量—任何考古方程式的组成部分，就是为了防范无根据的独裁主义。”换句话说，他所说的是这些历史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考古学家必须处理这些材料，他们必须做出判断，他们的意见发挥作用，并且得出很多初步的结论，你在使用这些结论时必须小心。

所罗门铜矿

还有另一个转变的例子，即对考古学关于圣经材料证实的相当熟悉的发现的解释。这与所罗门铜矿和冶炼炉的发现有关。1930年代末，Nelson Glueck探索了死海以南靠近Eziongeber的地区。Eziongeber位于红海北臂海岸，靠近亚喀巴或埃拉特城市。他发现那片领地里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和铁矿矿脉。他发现该矿石是在所罗门时代甚至更晚时期开采的。他在Eziongeber附近的地区发现了铜模具和铜渣的遗迹。格鲁克希望在那里找到所罗门海港的废墟。如果你读过《列王记上》9:26，你会读到所罗门王在红海岸边以拉特附近的埃宗迦别建造了船只。黎巴嫩的海勒姆派遣他的水手下海，与所罗门一起在舰队中服役。他正在寻找所罗门在埃辛格贝尔建立海军的某种证据。他没有找到。但他确实发现了他认为冶炼炉或精炼厂的地方。尽管他没有在那里找到海港的证据，但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所罗门参与了铜冶炼，也许他在贸易中利用铜冶炼来带回东西，然后将它们穿过沙漠带到耶路撒冷，但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但他以为的熔炉，似乎又是另外一回事。重新解释证据。但我们明天将讨论更多细节。

转录者：乔丹·亚历山德拉、杰夫·布朗、康纳·格拉夫、吉米·纽厄尔和

Ian Kenechte，小组编辑 Ted Hildebrandt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雷切尔·阿什利

由特德·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

